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見他說話如此認真，倒是不便多說，因為人家年紀比他大，武功比他高，誇獎、勉勵，似乎都不是他應該作的表示與態度！

可是劉日英在旁邊都潸然滴下了眼淚，金蒲孤見狀異道：「劉小姐！你怎麼傷心了？」

劉日英黯然地道：「金大俠義薄雲天，妾身卻愧為孽女矣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愕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劉日英用衣角抹抹淚痕道：「金大俠對家父所作的剖析完全正確！」

南海漁人微驚道：「那你是知情的了！」

劉日英點頭道：「妾身不但知情，而且受命促成其事，那是等金大俠殺師之後，妾身假裝受了感動，替老放去穴道中的金針，使他恢復功力，然後再幫職老用言詞刺激金大俠……」

南海漁人啞了一聲道：「所以你才勸金老弟說什麼忠臣義士出於孝子之門，叫他不要自陷於不孝不義！」

劉日英凄然道：「妾身祇知勸人，卻自陷於叛逆不孝之道，違背父命……」

南海漁人默然片刻才笑道：「你不必難過，以你父親與金老弟相

較，正邪自分，你這種做法，正是在盡大孝，至少你保全了金老弟，使你父親少造一點孽！」

劉日英仍是愁然不語，金蒲孤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，大家默然良久，金蒲孤才朝南海漁人道：「前輩！我們走吧！」

南海漁人點頭，卻對劉日英道：「看樣子你也無法回到令尊那兒去了，不如跟我們一起去吧！」

金蒲孤皺皺眉頭。

南海漁人連忙道：「老弟，假如你想使令師等人從迷魂心中覺醒，非要借重這位大小姐不可，據我所知，她在這一方面的智識並不比劉素客差到那裡去！」

金蒲孤輕歎道：「可是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女兒去背叛她的父親。」

劉日英思索片刻，忽然堅定地道：「金大俠，假如你不嫌棄的話，妾身願意將所知所能傾心相投！」

金蒲孤頗感意外，劉日英又正色道：「我這樣做並不算是對家父不孝，剛才老先生說得對，我既然無法勸阻家父為惡，祇好盡量減少他的罪行！」

南海漁人拍手道：「對極了！姑娘這種心行方才是真正的大孝！」

劉日英卻哀然道：「不過妾身對金大俠

有一個要求！」

金蒲孤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道：「劉小姐，我答應你，祇要令尊不做出十分傷天害理的事，我一定不用嚴厲的手段對付他！」

劉日英盈盈下拜泣道：「謝謝你，金大俠！」

金蒲孤把她扶了起來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南海漁人大笑著領先在前，劉日英卻蓮步婀娜，一步步勉強地挨著，金蒲孤看著她長裙下那窄窄的金蓮瘦不盈寸，移動起來十分吃力，知道催她也沒有用，可是這樣挨下去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大門呢！

身在虎穴，又不知道劉素客還會要出什麼花樣，因此他祇好跨前，伸手挾起她的細腰道：「劉小姐我帶著你走吧！」

劉日英在強健有力的胳膊中，體驗到一股男性的魅力，臉紅得像盛開的山茶花，無限嬌羞地瞥了他一眼，隨即把頭輕點了一下，低埋胸前再也抬不起來！

金蒲孤的心中感到微微一蕩，可是這不是享受溫柔的時刻，他也沒有那份心情，大踏步追著南海漁人而去！

走出十幾步後，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呼道：「大姐！金公子！請你們等一下！」

金蒲孤愕然回顧，卻見劉月英與劉星英相扶急急地趕來，她們的身後則是白素容與竺綠姿。

金蒲孤眉頭一皺，但還是停了下來。

劉月英等四人趕到他們身前幽怨地道：「你們走了，爹也走了，叫我們怎麼辦？」

(八十)

「是的，當時他說要去拍蝙蝠的照片。」

「對，就是這樣。」

神尾秀子停頓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關於那個蝙蝠之謎，至今我還不明白……」

她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。

「不過咱們先不管這件事，反正當時日下部先生一回來，匆匆吃過午飯，就回到後面的房間去了。那個房間……下回你去了就明白，它有一扇左右對開的門，可以從裡面鎖上和插上門門。此外，那個房間雖然有窗子，卻全部裝上牢靠的鐵窗，所以除了門以外，並沒有其他的出入口。」

「琴繪小姐和日下部先生兩人進了房間之後，我本想在日式建築的房間內織毛衣，但卻發現自己居然把織毛衣的東西放在他們所待的房間裡。」

「你也知道，我祇要不織毛衣，就會感到渾身不舒服，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去他們所待的房間裡拿東西，因此我祇好決定先去場戲。當我經過他們的房間時，聽到兩人談得非常愉快，而且我還聽見房間裡傳來琴繪小姐彈月琴的聲音，可是……沒一會兒，就發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……」

神尾秀子歎口氣繼續說道：「當時我大概出去看了半個鐘頭左右的戲，因為劇情不是很精彩，我覺得無聊就又回到房間，沒想到卻聽見後面那個房間傳來慘叫聲，那的確是琴繪小姐的慘叫聲。」

「我想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，嚇得趕快跑過去看，結果他們的房門關得緊緊的，我祇好在門外一邊敲門，一邊叫著琴繪小姐。琴繪小姐好不容易才過來開門，當時我的確聽見了開鎖和開門的聲音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……」

神尾秀子臉色慘白，雙手按住自己的太陽穴。

金田一耕助也神色黯然地點點頭，因為他知道這表示當時那個房間是處於密室狀態。

「當你進入房間時，除了智子親生父親的屍體和琴繪小姐之外，並沒有發現其他人？」

「是的，絕對沒有其他人，我可以對神明發誓。」

「會不會有人躲在什麼地方？比方說床下，或者哪裡……然後趁你祇注意屍體的時候偷偷溜出去？」

「不，絕對不可能。因為我把整個房間看了一遍之後，就立刻關門上鎖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好的，請你繼續往下說。這裡非常重要，所以不論多麼瑣碎的事，祇要是你記得的部分，都請毫不保留地說出來。」

「好的，當時的情景我到今天想忘也忘不了。我看到智子親生父親的屍體時，實在感到很震驚，相信你可以體會到我的心。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我想的是已記載在《瘟神》這個故事中的那個「計劃」，在說的時候，仍然有不寒而慄之感。

費力還沒有回答，已有人叫：「天，衛斯理，你又想到了什麼？病毒除非有思想，否則不會知道誰是成功者，誰是失敗者。」

又有人叫：「再成功的人，也有被傷風病毒侵襲的機會，別胡思亂想了。」

費力冷笑：「衛斯理說的不可是傷風病毒，他作了一個假設，在理論上，當然可能。」

他望著我，顯然希望我有進一步的問題或假設發出來。可是我祇是歎了一口氣，因為那個經歷絕不會叫人有愉快的回憶，所以我不再去想它。

又有人問費力：「那麼，這幾年來，你究竟在研究什麼問題？」

費力回答得極認真：「可以算是生物工程……」

「和細胞的遺傳密碼有關，嗯……我也在進行電腦，發現任何課題的科學研究，有了電腦的協助，都可以事半功倍。」

他的話，聽得大家都努力想瞭解，可是卻又實在無法瞭解，自然無法再問下去。

聚會繼續在各種閒談中進行——我們喜歡這一類的聚會，各位一定可以發現我記述的故事，有不少是從這種性質的聚會開始的。

在散會之前，費力至少又喝了七八杯酒，才來到我的面前問：「從剛才我說的研究課題之中，你能推測得出我想達到什麼目的？」

我把他所說的想了一想，他提及生物工程學，提及細胞遺傳密碼，提及了電腦，祇提到了這些，我無法推測他究竟想達到何種目的。

所以，我搖了搖頭，表示猜不出。

在那一剎那間，我留意到他現出了一種十分詭秘的神情，甚至有點鬼頭鬼腦，那和他原來的神情不相稱。但是他那種神情，一閃即逝，他笑了笑：「別說你猜不出，甚至連我自己也不能確定。」

他如果不說這句話，我對他研究的目的，一點也不會有興趣。像他那樣，孜孜不倦地在作研究，和普通人並不發生關係。

可是他那樣說，分明是想掩飾什麼，不想讓我知道。

而且，他的伎倆如此拙劣，那不免使我生氣，我含糊地答應了一聲，心中突然起了一個十分頑皮的念頭，我道：「是麼？連你自己也不能確定？說不定，什麼時候，我可以代你確定一下。」

費力怔了一怔，然後，打了一個「哈哈」，他顯然以為我在說笑話，但神情又有不可掩飾的緊張。那時，我想到的是，即使在尖端科學界，卑劣的行為一樣存在，如果是一項快有成果，或已有成果有研究，在未曾正式公開之前，一般來說，都會保守秘密，免得被人剽竊。費力的神秘兮兮，看來也正是為此。

(六)



霍非凡無情的話像鞭子，狠狠地打在凌靚兒心上，打碎了她的心。

「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話，為何不當場反駁我呢？」她無力問。

「不論你有多麼可惡，你還是我的妾室，我仍要你斷絕和余仲豪之間的藕斷絲連，讓他死心，也讓你沒機會再腳踏兩條船。我壞了你的好事，你心中一定很怨恨我吧！」霍非凡說話的尖酸苛刻，萬分傷人。

凌靚兒再也忍不住地失聲痛哭起來。

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……你明知道事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，你為什麼還要如此詆毀我呢？你若是氣我私下去見表哥，靚兒願意接受任何的責罰，祇求你別傷害我了，不要用的感情來傷害我，不要……，嗚……不要……」

霍非凡對凌靚兒的愛在看到她背叛他私下和舊情人相見時就死了，祇剩下了恨。他那麼疼愛她，她卻是這樣毫不留情扼殺了他的感情，也踩碎了他的自尊，他像祇受傷的猛虎，全力反撲，祇想讓她也嘗嘗這難心刺骨的痛。

「別在我面前演戲，那祇會讓我感到噁心！我帶你回非凡莊，是因為你是我的人，家醜不可外揚，我不想讓外人看笑話。你安分給我待在房裡，從今以後都不准再踏出房門一步！」霍非凡扔下話轉身要離開。

凌靚兒撲上去從後面抱住了霍非凡，哭著哀求：

「別這樣待我，求求你，我愛你，夫君，你是明白的，你不再愛靚兒，寵靚兒都可以，但就是不能這樣誤解我，我願意做一切事，祇要你能相信靚兒，夫君，相信靚兒，夫君……」

一聲聲的夫君，霍非凡聽了何嘗不心痛，但被欺騙的忿怒讓他冷了心，他大手一揮，就將凌靚兒給甩開，頭也不回地大步離開。

「扶君、夫君……」凌靚兒摔倒在地，仍不住地喊著霍非凡，祇求他能回頭看她一眼，能相信她的話。但是她祇看到霍非凡絕然的大步離開，再聽到房門重重關上的聲音。然後便是他叫來梅管家，下了冷酷的命令。

「將如玉樓的房門給鎖起來，除了三餐送飯外不准打開，裡面的人也不准踏出房門一步，若有違抗，本莊主唯你是問！」

凌靚兒傷心地趴在地上，眼淚如斷線珍珠般，一顆顆滴落地上。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誰能告訴她為什麼霍非凡就是不肯相信她呢？為什麼？

凌靚兒伏在地上，無助地放聲痛哭。

「夫人，您吃些東西吧，吃一點就好，夫人……」雪蓮端著湯努力勸著凌靚兒喝下。

她勸了大半天，凌靚兒還是垂眼看著地板，面無表情，也不開口。

凌靚兒被關在房裡有兩天了，這兩天她不是以淚洗面，就是發呆出神，不吃不喝的，整個人瘦了一大圈，臉色也蒼白的嚇人。

雪蓮、綠萍用盡了各種方法，夫人就是不吃東西，她們急壞了，又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挫敗的將原封不動的食物再端出來。

「怎麼，九夫人還是不肯用膳嗎？」梅管家關心問。雪蓮、綠萍無奈地地點點頭。

(七十)

非凡莊主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船中自有幾個有力僕婦，將三人搶上艙中，先用薑湯灌醒他主僕三人，隨後換去濕衣，將干衣代他們主僕通身一換，即扶入後艙，自有舖下現成床帳，將寶珠主僕安放睡好。這裡方慢慢開船而回。

列位，你道救寶珠者，即司寇裴長卿也。他素知何爺多疑而且氣性直拙，今見他在宣府中平空以一首詩箋要害女兒性命，雖苦口勸他，無益於事。祇在路上幾句言語打動，他必聽從，回去定依言而行。裴府即撥船隱在蘆洲內，早早等候救人。又命得力家人在花園門外探聽消息，尾在後邊，隨著柯府轎子一路下來，看他在何處動手，即飛星報知裴府。裴府暗暗將船移在對岸洲裡等候。祇聽水聲一響，如飛催船出來救人。今果不出裴爺的籌計，少不得回去重賞家丁水手。吩咐家中上上下下等祇稱「三小姐」，不許外邊走漏風聲。寶珠落水歸船醒來，方知裴爺救回，心中感激不盡。祇等到了裴府，見兩位千金也生得花容月貌，一見親熱勝似同胞，情願拜在裴爺名下為義女。裴爺夫婦心下也自歡喜。另收拾一房與寶珠居住，仍命如媚、如鉤服侍。裴爺打點成就這段姻緣，也不說明。寶珠每日與裴爺兩位小姐吟詩消遣，倒也安閒自在。祇是放不下母親年邁，身旁無人侍奉；又伯母親聽見女兒死江心的消息，不知如何悲傷。欲待通一個信息與母親，好放心的，裴爺不肯，怕的露了風聲出去，又生別的披葉。寶珠沒奈何，悲切在心，權往裴府。按下不提。

且言宣夫人因聽見老爺說，柯寶珠因為兒子四首《玉人來》詩被他取去，又遺落在地，他父親拾到，疑與兒子有私情，要將他女兒治於死地，因素知裴老說得出，做得出，吃一大驚，很放心不下，囑托宣爺差家人暗暗在柯府打聽消息。何爺逼死女兒是頭一天晚上，宣府差人探聽是次日飯前。不過略一探訪，柯府中的細情已有傳聞出來。宣府家人一得寶珠沉江的實信，不敢怠慢，飛星回去報知宣爺。

宣爺祇是跌足歎息道：「癡老果然做出來了！」忙回後告知夫人。夫人十分傷心，哭個不住，罵一聲：「噁心老禽獸！連一個親生女兒也容不得，深可痛恨。」說罷，大哭不已，宣爺也是傷心。宣府內堂這一鬧，早驚動書房。書房內宣登鰲正在看書，忽聽見內堂一片哭聲，大吃一驚，丟下書本，起身離坐，急忙忙出了書房，趕到後堂。見父母俱在那裡啼哭，不知為何事，吃驚不小。趕向前叫聲：「爹爹，母親！因何這等悲切？」

(二十九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